

第

滄螺集卷一

詩四十三首

謝馬善卿送菜

邱氏故園

送葛倅還金陵

足瘡

雪桃二首

客中秋夜

還陳檢校山谷詩

切藕



藝風鈔書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憶昔

食橄欖

夏日與諸友文燕

送杜孝廉

讀丹經

為翟守賦雙檜

大堤曲四首

送徐總管入杭



菽乳

寄松江陳山人

雨中

飛魚

送人往宣城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約潘元飛遊惠山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石菖蒲

九日

識字

舟泊吳江呈蘇上人

螢火

放螢

洲蔣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喜晴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沙上

莫抵西郊

元夕寄梁先華二首

入秋

弟

謝馬善卿送菜

蘇風鈔書

梁

蔡

語

嘗欣食菜美自謂肉不過今晨齒頰間屢嚙安敢唾持  
梁留肥鮮野菽誰當課使君可憐人異味安小大我本  
江南煖酸寒羹不和空腸轉黎莧概粟連揀揄雨韭嘗  
割苗霜菘秋釘座羊蹄釀旨蓄蒲敬雜細刺芋魁掘地  
底芡首洗泥科木魚三百頭竹笋一萬箇朝湘出山厨  
夕煮炊煙銼堆盤青黃具入口生濕奈呂菘媚盤食頗  
復如君作採之諒有時蒸或躬自佐白鹽點葱橙紅椒  
羅白磨蔗錫質劑調醞醞芳辛破香飯炊屢熟宿酒醒  
方餓鵝掌推不受驚裙空欲蛻饋案連十罌飽食深自  
荷霜根咀寒葢三嘆論奇貨冰壺奪仙厨適口騰軒簾



四海一東坡拙謫常坎珂參軍半畝萊詩句極嘲賀我  
奮不償一造物知何那抱匱力不任負鋤筋苦墜亦欲  
賦歸田自種百畝稔傳君作萊法華楚旋封裹食勤不  
媿天日晏從高卧

憶昔

留滯長羈旅今年辭渡江朝霞暗俯檻細雨晚臨窗短  
髮梳千下潛魚見一雙驚魂猶未夢枕海濤撞

丘氏故園

魏公大府司農居園出東廂百步餘兩朝文獻子孫盛  
萬卷詩書兵火俱舊聞長老為此言昔時相府今存幾  
獨此僻在滄江濱俱有神靈相其氏茫茫天運不可推

弟

統風鈔書

太息平泉草木非曩者大官三四葉近者勅命猶相輝

兩園何苦事變

正氏有  
內外園

松檜燈鑽唯菜麥水壺亭名水欄

鵝飼魚芍波稻田牛負輓我慚不至驚十年歲月輪雲

心惘然亭子當江望由晚兒時憶上假山頭嶙峋怪石

森相向卧草同歸一長歎靈壁何年到日邊

園有靈壁  
不甚秀傑

今地金莖此際承天上東家新亭花滿園珊瑚柯長海

柏連寸田尺地百金買看花一月人爭傳世間萬事無

不爾鏤石鏡金安足恃荆丘不出二百年桃源那得三

千歲文章事業差可遺宇宙高名終古垂隆中草廬蜀

主到揚雄舊宅西人知田荒室空紛感激操錢再過空

四壁孤有南陽白帝城薄夫起欽尊故迹長歌自作還

里

山里江陰之



自吟美酒得錢須為斟有懷莫掛度外事留眼坐看梅  
天霖

食椒攪

碧雲高葉樹亭亭雨打風披子更深到口真如覓幽句  
急披佳處已難尋

送葛侔還金陵

勾漏人傳舊葛洪夜深吹笛向江東海樓會散金山寂  
淮月清懸石壘空驄馬昔時瞻御史倅車今日見明公  
辭之父曾為御史別懷萬里如潮急相趁西州船趕風

夏日與諸友文燕

平生四海交佳友一二數早年識黃九黃九詰屈盤新

弟

藝風鈔書

漫

映

句爛熳多文詞晚復親李杜李杜可久杜子墻東避世公王原  
十載厭城府暇時得相過雖夕款蓬戶太丘兩佳兒元  
方吾所慕陳希丰升折足鑄白石日夜煮低頭誦編史  
未覺霜月苦今春一相逢喜色動眉宇從師入天台擬  
續興公賦我行適四方日與樵牧伍敲門三益友驚散  
牀下鼠一呼未即衣再呼那及屢起陳四席坐李杜黃  
及予相對出肝膈遂忘親寡旅上馬來及晨投轄過映  
午談諧肘腋腕拜跪肅尊俎歷數座上客坐欠兩公語  
兩公今何在江湖渺修阻缺然繒化蝶又侶蜃迷駝會  
合疑有時交親不在故凡此宿昔契每懷連牀雨誰知  
一鉤樂竟遠通昔晤誓去挽莫留盡日空磨砢



藤

足瘡

足非病跛苦瘡痲兀立搗藤拜跪遲倒屣撮皮真自見  
登堂着屐怒何為空軒獨卧懷窮麴幽徑微行畏疾藜  
俗客相過盡推去一盃五積睡還宜

五積散  
酒治濕

送杜孝廉往句容

江東勝地壓西浙句曲山傳天下稀林間風生一虎過  
石上月明雙鶴歸我擬羊腸裁白恰君如菜子奉斑衣  
日長縣幕娛親地小轡疎樞入翠微

雪桃二首

昔哀公以黍雪桃孔子非之近世以餅雪桃莫  
覺其非也賦二絕以傷之

第

藝風鈔書

餅

餅可充飢黍可餐桃如大藥駐朱顏空腸待得三千歲  
辟穀何人不入山

大桃刺口如媚毛小桃青硬不容刀端門馬上晨炊餅  
誰信人間用雪桃

讀丹經

服食安可信丹書皆妄語欲脫爪髮枯而假金石固金  
石本自堅爪髮那免腐有身即有患此理不難悟長生  
就有術古來何賢住神仙五百年石髓流青乳服之等  
天地千歲不足數此語信可徵王烈今在否旌易本靜  
者好道孰為伍一朝上青雲千載遺白鼠當其拔宅時  
雞犬亦得去胡為事蓋棺牛羊踐丘莽下士喜聞道縮



口厭清苦空言媿雜亂巧辯爭寸縷所身後得未見一分補始吾甚愛之窮詰言更沮仙誠在世間不見良不喻

客中秋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鴈聞感時愁獨在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為翟守賦雙槍

公館蕭條百歲餘獨存雙槍向江隅山川雲雨時時會造物風霜隱隱扶后土不理龍蛻骨赤霄端有鳳將雛醉翁草木皆堪敬聞道邦人畫作圖

選陳檢校山谷詩

弟

藝風鈔書

蘇子落筆奔江海豫章吐句敲山嶽湯湯濤濶絕崖岸  
粵粵木石森劍梁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龜與鱉  
至今雜選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拊卷  
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纖毫剔抉  
難具論宛轉周腊為鄭朴烟霏滂泊翳林莽赤日照耀  
開城郭沅江驚肋不登盤青州蟹胥潛注殼洞庭東南  
入无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  
無鹽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椒攬行劍閣忽聞凍雨  
洗磨崖抵掌大笑工隸模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  
舊所學

大堤曲四首

索

潛



似

盛來 戰

盛

日落襄陽城月照大堤曲繡顏侶花紅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而不相識兩馬驕嘶住  
漢水方可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花不入漢陽津  
宜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仙山公無  
送徐總管入杭

瀟陵人憶舊將軍細柳階前葉又春萬里北風歸化鶴  
十年西地見麒麟卧聽<sup>寒</sup>采滄海迴醉草<sup>烏</sup>絲畫<sup>戰</sup>新  
駿馬好陪丞相後竹枝歌吹遠湖濱  
切藕

第

菽乳

菽乳風鈔書

豆腐本漢淮南王所作惜其名不雅余為改今  
名因賦是詩

淮南佳佳士思仙築高臺八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  
方營齋<sup>去</sup>味數度真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  
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  
一旋磨流膏入盆壘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涸涸頃待時  
浪翻坐見雪花皚青鹽化液酒絳蠟竄煤霍霍磨昆  
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為  
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寄松江陳山人

思 晴



百年苦憶高常侍多病誰憐孟浩然舊喜涉江今不涉  
空齋時閱友朋箋

雨中

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衾裯入市不論直  
破窳日中炊濕烟

飛魚有序

登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洋其長二寸頤兩  
鬚各長寸餘張為兩翼海風發作從波濤飛集  
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  
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鯤化為鵬不荒誕也為賦

一詩

第

說風鈔書

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力  
足浮三山勢欲吞大塊豈惟日月浴兼疑鬼神會披經  
業山海異族紛頊碎我時一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賈  
客輩入海如入闌風昏白波駛雨慘黑洋邁批石噴火  
發海船夜投物雷指愁舟壞舟人見海怪則雷指飛魚  
集檣桅翅尾錯珍貝初疑燕翻復駭蝗螟墜非類感所  
稀枯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百草風煙帶參差插翰雙  
歌側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鶴類祇慙海若笑狹  
小驚此輩我復唾海若萬乘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鯤鯨  
鱣鱓鮓智屈雲雨能肉大何足膾龍門萬魚躍此翼吾  
所快



送人往宣城

送客宣城郡吟詩憶土風雪膚銀杏白火頰木瓜紅楚  
殿荒山裡澄江出樹中君親三載任我友一尊同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半生蠟屐負清游兩脚并州復故州鐵笛叫雲疑昨夜  
江雲隔而已三秋

約潘元飛遊惠山

錫谷名泉誇第二江水由來勝山水中冷天畔隔蒼烟  
九龍眼中差可喜我夢臨此鑑眉須裏茗烹煎攜綠珠  
老僧說妙而難忽來說禪塵跡三生豈是舊緣法  
明日買船當下牖共君烏紗一裹頭野岸春洲看暗鴨

坐

叫

第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江南浙山俱可人澤北惠泉嘗入夢昔年濯足望具區  
船頭百折煩遮送高情數與此山期舟不衝風雨尼之  
天公忌人如忌疾十年欲去事長違昨宵拄杖落林谷  
畫舫載泉贏百斛為倒龍堂明月珠共試地坑小蒼玉  
故人談頰翻九河舌本嚙枯知奈何此泉此茗不易得  
緩飲緩煎還可過人間酒肉誰厭臭我味此泉渠閉口  
身如瓠壺過渴羞慎勿與方傳不朽

石菖蒲

曉露飛初濕春苗剪又生靜憐千葉瘦幽喜一峯橫鬱  
鬱明人眼青青異物情安期如可待吾亦掃黃精

言  
贏  
贏

藝  
風  
鈔  
書



九日

南國炎蒸初罷暑楚江悽慄又驚秋輕霜未破千株菊  
高浪閒登百尺樓陶令去官非為酒海翁無伴不忘鷗  
莫愁短日催長夜且賞清尊映黑頭

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長苦飢而今七尺軀魂此一鷗夷何  
侶不讀書買牛荷鋤犂六經垂照耀九道馳坦夷天門  
西北開達者得升躋儒冠立其下盍問渠是誰風雖生  
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鴉遠未識老死安其卑二鳥各適  
性吾方定其施鳩兮鳩兮汝勿唾朝陽合得風來儀一  
舉萬里青雲棲汝鳩難老安得知

第

舟泊吳江呈陸上人

松陵槁畔太湖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鴨亂  
含情深婉白鷗賢千燈痰嶺傳無盡一宿曹溪覺有緣  
稍待明月風細熟卧吹簫管學坡仙

螢火

雨中螢火看不滅入戶潛行欲近人槐市書經滿案微  
光待汝續雞晨

放螢

一室琴書靈竹涼小窗深掩坐匡牀戲尋脉望看寄暈  
忽覩丹良瀉冷光螢一名丹良見大戴禮誰錄異方知却馬我矜  
微物解升堂白頭愛伴書幃客苦節宜儕弟子行

蘇風鈔書



醉將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照座金沙筍裡開青春兩度為花來紅妝初見三千指  
錦繡重添一萬堆細雨流霞移曲檻東風落日坐平臺  
深紅淺白俱情稱醉後題詩記此迴

喜晴

推枕睡未醒暖湯呼我沐朝日明瓦溝夜雨填澗谷出  
門正東望青山逸苑屋鬱鬱林樹娉娉練練雲氣綠如以  
千丈縞纏此兩袖足山方淨眉髻我亦縱耳目欣然欲  
推挽客抱捷與犢生意固靜佳世事若跼促薄田在東  
野耒招手未觸如何有暇日煮石飲溪淥散愁一過從  
免事糟與麴得此諒已多輯語書諸牘

弟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十載青春伴侶遊無田安散羨歸休夢曰讀罷淒然句  
正侶彭城風雨秋  
筆端江浪貯雲煙愛汝新詩字字傳為報客懷無一字  
日憑花鳥喚春眠

沙上

百年人物會出此遠人村浪淘江翻屋沙崩樹喘門茅  
魁鋤地底鹿角長溪痕開闢當天意瀟茫恨土吞

莫抵西郊

白日崩雲莫色微柴車獨不致高扉十鵬酩酊浮家醜  
五載睽離笑客衣瑟瑟雨聲寒漸密沈沈更漏夜仍稀



天明即別愁何恨四壁淒涼萬事違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碧沙官渡柳搖新燈火蕭條不負春誰道黃昏先閉戶  
天街雪色更宜人

開戶微明雪滿窗空堂睡息海濤撞照人獨有梅花發  
自洗嘗春兩玉缸

入秋

江浦今朝暗秋風昨夜清山川不改色霧雨飛輕出  
處妨吾道窅崎見物情繫舟思范蠡過越越王城

滄螺集卷第一

虞山後學毛晉訂

弟

蕪風鈔書

滄螺集卷第二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序七首

遊采石詩序

送童子湯序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贈筆生張蒙序

卓錫泉詩序

邯鄲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君序

遊采石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之九月始讀太平圖經得覽所謂蛾眉  
牛渚之賦詠思欲一至其處會客有宋公子昭陳君宗  
禮向君子南欣然與俱而采石遞運官李振文又以扁



天明即別愁何恨四壁淒涼萬事違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碧沙官渡柳搖新燈火蕭條不負春誰道黃昏先閉戶  
天街雪色更宜人

開戶微明雪滿窗空堂睡息海濤撞照人獨有梅花發  
自洗嘗春兩玉缸

入秋

江浦今朝暗秋風昨夜清山川不改色霧雨飛輕出  
處妨吾道窅崎見物情繫舟思范蠡過越越王城

滄螺集卷第一

虞山後學毛晉訂

弟

蕺風鈔書

滄螺集卷第二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序七首

遊采石詩序

送童子湯序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贈筆生張蒙序

卓錫泉詩序

邯鄲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君序

遊采石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之九月始讀太平圖經得覽所謂蛾眉  
牛渚之賦詠思欲一至其處會客有宋公子昭陳君宗  
禮向君子南欣然與俱而采石遞運官李振文又以扁



崇

舟來逆於是四人者循城而西道姑溪河不一舍至采石時已映午便艤舟水府祠下眺華光閣門蘿而上俯見灘石磊磊煙管霧艇鷗翔鷺集宛如惠蒙所畫洞庭小景上觀瀾登蛾眉勢益高而觀益遠大江蜿蜒出天門山直走高下憤如萬馬西來以臨堅城迄至矢亡石盡魂消氣沮不得已而東折然後滔滔汨汨以就安流蓋韓南澗所謂倚天絕壁直下千尺即其地也天門即東西梁山望之隱如修眉浮空故其高名曰蛾眉前有洲亘四十里至蛾眉而東江復為一瀾茫浩渺過於天門是日天微陰潮已落水自西激磯石出沒如古槎如崇牙如伏甃如暴甍其淺碎身其深莫測世傳下有水

第

藝風鈔書

亭

府晉溫嶠於此出其水怪理或然也觀瀾之下淺灘之中復有響石說者謂水激石響鏗鉤清越如石鐘然亭自兵燹無復遺址荆林州莽蒼煙落日殆難為懷子昭賦詩一首予既次韻復和南澗霜天曉角詞還宿李振文家明日謁太白墓賦長句遂臨大江北望和城日高午諸生張謹復以舟次岸延止蛾眉坐客數人皆沾醉賦詩予又為西江月二闕歌以侑觴須臾返照入江水波盡赤微風不興莫色黯然衆客始興盡而歸按采石自古為要衝為重鎮為河山之險天下一則商帆賈舶東西萬里貨財川集南北分則兵戈戰艦倚積如山而肝腦塗地故其地之興廢幸與天運相離合兵興二十



慊

餘年民蕩析而後及見四海一家蠻夷通道梯山航海至無虛日民始稍稍如病而起如螫而蘇雖江山之勝自如然過者猶不無茫然而思慘然而悲愴然而興懷也於是集諸士大夫之作并予所自為詞詩合為一通以覽觀焉而又紀其一時所睹之跡序以冠之俾有考於歲月之遷謝時洪武甲寅冬十月某日序

送童子陽序

婺人童子陽遊京師過江陰舍故人任子羽家正月二日邂逅於君山之顛握手與語慨望大江論古今人物明日見予舍中益相歡將行請序予辭君曰吾待子以行予曰子不聞大海之墟乎有魚焉曰鱣有蟲焉曰蛇

弟

蘇風鈔書

蛇之目蝦為之鱧之在泥也見其沒水之疾疑其有神焉虺之曰子雖神不能挾我於東海之洋乎蛇笑曰吾待物而神吾又焉能神乎鶩鄙自恣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及人而君之求復有類乎鱣之神蛇也雖然吾將語子以陽侯之神洗鱗鬣於沙泥躍然波濤之上使鱣之疑我於神也子陽少負文學博通醫藥方伎陰陽老佛之書其聲實足以自致不繫乎言之重輕也然喜其能不自重而請於予姑從發之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三代之政不復見矣兩漢循吏庶幾可稱者猶有古為治之意焉或者以傳無紀績少之此非知太史氏深微

於



之見與當時賢君相神明之政者也今史曰循不曰能  
曰廉何邪蓋能而不廉為酷吏廉而不能不過良吏而  
已酷吏如漢鄧都是也良吏如魯公綽是也以鄧都之  
能輔之能德公綽之廉益之以才循理而行不出於己  
緣物而止不凝於事斯其稱循吏而當太史之筆與昔  
何武為吏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見思張堪為郡民歌  
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凡人無事  
時不知樂之為樂至於離變故當患難然後知向之恬  
然於至順薰然於至和既不易得而愁憂悲辛之中一  
旦息肩輦去勞勞就寢席甘夢寐雖處宮庭聞軒縣無  
以喻其樂也彼二人之政亦何以異哉民或思於既往

第

鏡  
風  
鈔  
書

或樂於當時固所遭不同而先後之變殊耳唯後世則  
不然無赫赫之名者見謂無能奈附枝麥兩歧者謂何  
補政事由是一切承風旨立崖岸急征斂察苛細兩漢  
忠厚之風斯然矣後儀陳公守嘉禾移官江浙都府在  
郡有麥秀之歌既去而民思之若渴夫民之歌或有勉  
強而思之不釋豈聲音笑貌所可偽為哉且昔之為政  
者有其一而天下後世稱思至今况公兼有其二而民  
不知惠士不知德於當世之日哉故采張君之謠為韻  
泄何之思為詩以樂人有忠厚之俗能不忘公之澤也

贈筆生張家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



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也 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筆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正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草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

第

藝風鈔書

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為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越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松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予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予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予還松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也



卓錫泉詩序

余年十九從先君遊定山普照塔院會虎跑泉出遠近趨慶觀者如堵時長老音公無聞為住持先君顧謂作曰小子識之不十年復當有泉則出其旁作問何以知之曰夫育德者物必歸焉以吾觀之音公德人也殆將出泉以相之歟至正己丑適十年而音公建方丈落成東北牖下泉忽迸地汪洋甘潔日飲百其瑩可以燭須眉其潤可以及草木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先輩葛雲老徵序其事且哀詩以美之作起而嘆曰先君十年之言驗矣生不獲斯言以沒沒而有知序何敢辭謹按郡志暨陽山三十有四定山當其脊售覆其

第

藝風鈔書

術貪致翼其骨高厚沈蓄勢力俱到泉出其胃若兩乳故虎一名玉乳自餘君黃山里號稱秀傑皆不出泉而定山特有兩脈意泉之所以相有德者其在茲乎不然其或不幸而出於荒山草棘之間辱於男女之浣濯牛馬之飲吸農夫樵父之所穢滓而不有者其孰從而禁邪故天下之物必得其所而後久必託其人而後傳牛山之木伐於牛羊非物之不美也標杜樹絮之百園而人不敢窺非物性之獨異其居使之然也世有捐所愛以與人非愛之不至也以天下之物無心於有而後能有其有也託其有於空言非其有之不足傳必無意於傳而後傳可遠也泉出於山雖泉不能有也而以委道

社 龍



人方士往來共之則其有也無弊託於人無意於傳也  
而以屬文人才士形於口誅於言則其傳也不朽然則  
物猶不能自有而托於人又况持其所不能有以自恃  
其遠也邪記昔嘗行定山之陰泉流竹柏間從一二僧  
憇飲其側今幾日耳而吾碌碌東西此樂渺不可得它  
日肩輿入山問卓錫泉復有僧指侶否吾將以先君之  
言告大衆刻諸山中且語泉曰吾先君待子久矣更其  
名曰孫公泉

邯鄲枕序

碁博之戲曠日過時玩物喪志非士大夫幽閒之樂而  
聖人不廢是物亦聊以寓意焉耳雖然古之作者豈徒

第

藝風鈔書

然哉率意苟為必歸於道知投壺之正已援碁之禁邪  
歌以養性情舞以導血脉今人所謂嬉戲者古人所謂  
妙道也方其沉潛委頓於仁義禮樂之中忽然馳騁於  
快心適意之所隨其人之智否而各喻其道之淺深譬  
之承蜩斲漫屠牛履稀技至於妙孰非道所存與余於  
碁博無所諳悟至於成敗得喪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天  
機滅沒而智巧所不能及竊嘗欲微著其聲于燕笑之  
閒使人茫然而思愜然而驚以見其不可必者幸而得  
之其決可必者每不得能則夫感於此而悟於彼者是  
或知止知足之一助也故呂游藝之餘燕私暇玩心河  
洛之文極言天地之奧即其自然之數創為角棋之法

能得  
之

第



角之言較也爭較勝負故名曰角又四角布四壘得一  
角者勝故亦曰角夫事固不足以該理法固不以盡道  
然義之當行而必行命之不可為而不為則世之徇欲  
躁進以幸其成貪得敗事而求不已者皆可鄙也於是  
譜其法而名之曰邯鄲枕至正甲午二月日序

送淮南省掾梅擇之序

國家以揚州之域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隸浙西其北隸  
河南壤地千里魚鹽稻米之利擅於東南為天下府庫  
蓋將百年矣方承平時自杭走汴水陸二千里如遊鄉  
井如入堂奧如息卧內行者在室舍者在門囊無裹糧  
之憂庖無夜炊之警雄藩大屏生鎮雅俗而已掾雖庸

第

藝風鈔書

人冠弁之戎儀觀之美已足稱其為才豈倉猝實故郡  
列一鎮州守一相材傑奔走賢智並用而掾之為職始  
難其選淮南行省初置於廣陵所以備淮西之守再署  
於吳下所以控淮東之藩掾坐府幙上則贊畫廟謨折  
衝尊俎下則尺籍鞭算調發征輸填委充積日不暇給  
瓌才偉器僅乃勝之以故守相辟置率不以其員為多  
竄而以其人為廢舉自兵興來由郡幕官取寄是任如  
照磨梅君擇之者蓋一二人耳顧可以易言與又况掾  
之能鄙非但為一鎮之通塞抑以開生民之利病何則  
昔之賦於民也輕今之誅於民也重昔之役於民也簡  
今之勞於民也繁昔之號令出於州司今之庶務決於



政府據非其人則百司無以仰承百司無以仰承則生  
民害何以赴訴於上哉吾懼瘡之中堅而以外壯為無  
患也然嘉梅君之行由州縣而登省署自一郡而周一  
國酌宰相之知悉疲民之瘵民因之蘇捨今日將誰望  
哉僚友徐子祥撰歌詩為一卷徵言以壯其行余故道  
其前所憂者以為今喜云

滄螺集卷第二

虞山後學毛晉訂

弟

藝風鈔書

滄螺集卷第三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記七首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菊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草堂記

容谷先生墓碑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債於兵時也債而興不書常也興  
而侈美於前書乎不書懼弗勸也按姑孰縣三當塗故  
聲劇治不與它等更以事殷教弛俗窳浸為當然今



政府據非其人則百司無以仰承百司無以仰承則生  
民害何以赴訴於上哉吾懼瘡之中堅而以外壯為無  
患也然嘉梅君之行由州縣而登省署自一郡而周一  
國酌宰相之知悉疲民之瘵民因之蘇捨今日將誰望  
哉僚友徐子祥撰歌詩為一卷徵言以壯其行余故道  
其前所憂者以為今喜云

滄螺集卷第二

虞山後學毛晉訂

弟

藝風鈔書

滄螺集卷第三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記七首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菊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草堂記

容谷先生墓碑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債於兵時也債而興不書常也興  
而侈美於前書乎不書懼弗勸也按姑孰縣三當塗故  
聲劇治不與它等更以事殷教弛俗窳浸為當然今



聖天子興一四海綏萬邦越四年大論官以儒育才以學而宣上德意者猶號號以為難明年冬永平王公俊屬宰是邑下車之初首登進其民間學所在皆謝不知問左右吏吏相顧愕眙謝亦如之公曰民不知學焉能知方乃薄蠹扶貧昭以不取未幾又示以不偏恭年民恬於化公曰可矣則父老端笏齋心而令曰嘻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有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起立以手加額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天可忘乎吾嘗愛仰敬畏如父母神明日月雷霆也人不知有父母神明日月雷霆則狂愚聾瞽而已今使若等去狂愚聾瞽以服聖人之教

弟

藝風抄書

可乎衆曰諾敢不唯命於是卜吉日率父老子弟距行春門不百武擇地之隙辨方正位鳩工庀材易湫隘洿深以為亢爽得畝若干禮殿論堂廡廡齋庖以次畢興繚池以垣欽射以圃像先師之容秩先賢之位丹漆黝堊金碧斧藻巍然煥然鬱密堅緻數世封君之居有弗能加又刻致郡士為師以主之生徒坐集強誦之聲遠曙歷再稔而廟與學俱成集邦人士殿謁行釋菜禮民圍觀之噴未曾有會一詔郡縣立鄉學置弟子員髫年黻雅而學與教左提右挈民散趨之籍入凡千人不踰月冠帶踉蹌昂儼雅而學與教俱新君子謂其若有相者者嗚呼為之難易在人成之難易在天使為



有不盡其難則成固不獲其為於人若此成於天若彼書以是勸來者宜哉公字用章精敏廉勤事無大小談笑揮之吏畏民服學校其一也是役也計公之俸幾半入學教諭吳昭訓導劉會李炳實左右之里士于子中則經營之學蓄在行春門外洪武庚戌始改卜此其地蓋宋之尉司云

杞菊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菊既字其楮又屬為之文按杞與菊二類杞即今之枸杞菊即今之甘菊菊尤多種也如馬蘭之為紫菊瞿麥之為大菊旋覆花之為艾菊信皆以菊而雜

他

第

藝風鈔書

解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唯真菊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菊正甘菊耳世以其美作羹其花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擬以供栢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士君子即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林蘭桂蕙下比茨棘又況杞菊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為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為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



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厠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予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菊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為之記先生名大年字昌齡

大雅堂記

至正 冬浙省左丞蔣公之居吳也作堂於私第之西名之曰大雅堂且徵記其說予惟六經所以為文者如日月之光華星辰之錯列山嶽河海之流峙烟雲草木之變化未嘗有意於文而天下之文卒無以加所謂

第

藝風鈔書

文之至也而三百篇又文之至焉書之政事易之陰陽禮之名物春秋之褒貶非不足於文然出於口形於聲協於律呂宣之金石動天地感鬼神皆未若詩之微且與也而其體之大小言之淺深又君子小人之差因是辨焉今公以碩大光明之器英偉卓越之才致位顯通為時名卿德之見乎設施文之著於事業既以無媿於昔人而燕閒之清論思之暇名其堂曰大雅者是豈無其故與蓋嘗竊窺三代之作人矣在與有箴責之規位中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督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是以德業之成不至聖賢不止今已矣獨有觴豆劍鼎之銘以警朝夕然而

替

已



猶

秦漢以遷鼎彝之銘金石之固則已鑠於爐錘蕩為冷風故其一舉足一矚目惕然以謹其思慙然以致其守於是始有宮室門閭之銘以存戒飭蓋庶幾乎三代之遺烈也然公之堂不琢不華其質素其制樸固非斯名不足以美斯堂而斯堂之義自非公亦烏足以稱情也哉昔周盛時君臣之間一心同德非有弊也然采詩以觀民俗以考政事而謂之風風之言諷也不肆於官師不列於藝事不訐不詆幾諫而婉譬風之感物而有自知其物之感此庶人之事上也惟大臣則不然當朝會大享之時君之於臣不特聞其政也欲尋其言不特尋其言也欲觀其志故詩至於大雅則其音節之簡陳義

第

藝風鈔書

之高不佞不諛無抑揚揣切之微有直道正言之易所以為大臣事君之忠也與然則義取斯者豈非公位則大臣也言則大雅也苟以為不若是者有如此堂也不然不藻其稅不華其根徒以是為大雅而記斯堂吾想非公之志也余嘗獲登公之堂觀大雅抑之戒聆大雅琴之操而言其志之審矣乃退而陳其直致之辭以發斯堂之義云

墨竹記

嘉禾吳鎮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品其高不下許道宣文與可與可以竹掩其畫仲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吳中趙文敏父子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

想



無貶議惟論墨竹或嘗其有酸齧氣仲珪為人抗簡孤  
潔高自標表號梅花道人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惟  
以佳紙筆投之按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隨所欲為乃  
可得也故仲珪於絹素畫絕少予留秀州三年遍訪士  
大夫家徵其筆跡茂有存者然則更後百年知好其畫復  
當幾人耶至正甲辰夏余友張君翔南持其族人玄輅  
所藏墨竹示予曰君嘗嗜仲珪畫願為記之予觀仲珪  
隱者也其趣適常在山巖林薄之下故其筆類有幽遠  
閒放之情殊乏貴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乎且  
世損筆墨以傳者非一物而竹之可傳豈以聲色臭味  
為足嗜與若是則幽遠閒放自其竹之性耳今使人指

第

藝 風 鈔 書

其畫曰是有山僧道人之氣則仲珪於竹宜得其天者  
顧欲以是非之可乎渭川千畝多如蓬麻其披然修拔  
郁然茂遂識不識皆知其可愛至於荒濱寂微烟稍露  
葉凌雨暴日懸崖拂雲偃仆植立之勢生枯稚老之態  
斯則非高人逸士窺之歲月之聞不能悉也以衆人之  
未喻求衆人之必知何異誇昌馱羊棗於龜鼎之側與  
事物之殊意見之異世有甚於此者予故不得不為之  
辨也遂書以為記

長嘯軒記

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氣同出入猶魚之在淵與水同  
呼吸也故凡聲與氣同則雖生殺萬物慘舒陰陽代謝



詩

四時將無不至矣其泛宮流徵音中律呂使度柯脫葉  
萬籟為虛疑游雲而集長風又何怪與昔者聖人知夫  
情之不可已也為之嘯歌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是故  
嘯之清也淒然其侶秋使人無不悲歌之和也暖然其  
若春使人無不悅而八音之政於是通乎人焉西江劉  
子憲自其少時以奇氣負六經之學研精揣摩工為詞  
詩駁駁然上追漢魏下軌晉宋既以得名當時然猶自  
謂僅足以咀草木之英而未足以吸月露之華則又發  
為長嘯之音寄興一時以名其軒而士大夫因以阮籍  
孫登輩方之是豈足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不少  
樂見方其結軫連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殺

弟

蔡風鈔書

下  
灑絕黃河過伊闕徘徊乎梁宋齊晉之間泝洙泗之淵  
源慨陳蔡之遺跡而知道夫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  
大喪矣長嘯之發豈不賢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既而南  
望大江鼓柁吳越逍遙闕嵩以挹武夷山水之勝庶幾  
復見延平師友權歌九至之餘則此嘯之發且將卧餘  
子於地又豈艱危隱約沉湎自放於禮俗之儔可同日  
語哉以是觀之懽忻悲憂之器吾心浮沉榮辱之閱吾  
目成敗得喪之過吾耳舉不滿夫一嘯而世有恃其不  
足恃以驕乎人寧弗少也與吾老矣异日恍見見子  
於麻姑山中聞有鸞鳳之音逸於雲霞之上者非子也  
耶子母曰不吾知也



東郊草堂記

松之海隅有培曰漢城城之隅有隱君子曰東郊先生  
家焉先生與予既親且厚其出處亦往往於類獨才與  
識不於及初江陰之警也公敝服杖策變姓名成吳余  
不更事意謂士君子遇則志四方善天下不遇則守墳  
墓死鄉里而已去將何之未幾郊壘日斥鼙鼓日急戈  
矛劍戟之聲於聞盡不得居夜不得息然後悔吾知之  
不豫引之決而公之去其見遠矣暨予得脫於難辛勤  
成埽公聞而輟耒東原且弔且慶館予客舍方是時余  
視東原耕田之樂豈可及哉會四方爭廷復與公合曳  
履接席邂逅於歡雅時睽離離必合合必於教語曰若

弟

藝風鈔書

得謝必同里而居同畝而耕以佚吾二人之老余應曰  
諾則又笑曰方今中原多故天下未定者後傑馳騖之  
秋非公輩高枕之日若我等乃如公言耳後予奉教嘉  
禾將規田舍去老松上以復公言而先生書來則已退  
休於居買田築室漢城之東扁曰東郊草堂徵記其事  
予唯士之出處進退不可以不謹如此勤是物則為君  
子玩是物則為小人始吾之去也嘗從於公今公之歸  
也又先於余余其去君子而歸小人審矣一俯仰間向  
之大車者蓋望塵雅拜者固已漸滅而無餘迹其僅存  
不過當時齷齪不伸為世鄙笑之輩豈用舍進退時有  
利鈍而貧富貴賤天之與奪復有幸不幸耶抑予奔走



飢寒向其常耳猶念出人憂患進退從容卒能以危為安如先生者庸非真知去就蚤見臨織之士哉吾田距公三里幅巾杖屨登君子之堂樂而賦詩以歌其志固將有日於是書以誌余媿公者多矣先生名訓字君立蔡其氏蓋松之士族也

空谷先生墓碣記

先生諱遠字之近小字紹堂姓俞氏江陰人也居空谷里因以為號世稱紹堂先生而不以字得其先累葉宋衣纓大族至內附三世不仕以隱德稱會州里駘田甲乙主徭役不勝家業益衰遂為齊民先生生甚癯者不滿六尺美髯清肌骨見衣表目光炯然愛著小冠戴

弟

蘇風鈔書

梭

楫

陸十七字

不

方山梭笠白綺表環玉帶羅望之如風塵表人一市人起立幼好讀書立操行竟歲不窺戶庭日寢有聞里大姓王匡山素負才少許可首延先生為師由是翁宗之弟子承先生教押讓進退與為詩文皆為法度其綜練細故問無不答必中成敗首縈尤善護名理弟子有問舜大孝替瞽日殺之何也曰為不同有問貌美而貧曰有甚惡陋而貴曰有甚美雅率爾談笑無不可書或曰先生風裁高奚為不仕曰夙有先誠不敢忘命用是卒於布章故人孫姑晚得廢疾家人苦其攜策時出評語先生笑曰孫姑先生貧而歸我我當以疾棄之慎勿復言歲大瘡耕傭或以病告家人迫其去先生曰強而



事我病而歸之非人情也使昇而歸死是以昇故死之彼孤人之子獨人之父弗望我乎且瘞以醫藥未既果死其父乞捐溝中復止之泣曰歲凶為棺難骸骨遍野不獨吾子先生曰汝子生盡吾力死而委食烏鳶可乎弟安之竟出棺衾以斂鄉人聞之莫不嘆曰此非直長者是死生緩急為義不欺人也里俗歲迎神會先生出神止其門昇不勝重鄰父辱先生教素不感者亦竊怪駭先生家姬宿受教令獨不恐大罵叱之衆為悚栗神亦帖帖去不能為災衆始厭服相教勿為淫費宗人有受教親不為佛事者浮屠闔門誚讓之曰吾有所受矣非若等所知凡先生言輒感化類此先生生長兵餘

弟

漢風鈔書

苦為生難沫蓬蘞植桑棗理頽垣廢址二十年弗具生徒鳩材輸芻稍助成之為堂三間與姊塔魏則之先生友愛無比通財合居居其東曰東愚居其西曰西愚鄉人化今兄弟至今以俞魏為言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過殘滅其舍復為邱墟先生埽地為席累塋為榻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耶吾想死不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酷嗜詩不輕脫藁脫必驚人如龍門桐歌小石灣行澄江八景篇篇播誦人口不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益如春先生乘欵段微吟未就望見兒子寬負茶具遠來便下馬憩松間掀髯大喜曰子適



何來寬進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淪雪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為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矣唯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樵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一人倪壽七十有三歲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吳郡之客舍前自為誌別親友後十有某年月日孤嫠以其喪返葬某鄉之先原銘曰

滄螺集卷第三

滄螺集卷第四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書三首

上盧御史書

謝蔡推官書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傳三首

陶先生小傳

玉筍生傳

徐臻大師傳

上盧御史書

御史閣下僕聞之求榮名以顯天下者好名之士趨之務修德而勵操行者實德之士歸之二者猶影之從形



何來寬進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淪雪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為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矣唯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樵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一人倪壽七十有三歲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吳郡之客舍前自為誌別親友後十有某年月日孤嫠以其喪返葬某鄉之先原

銘曰

豐於德嗇於書如挹如注稽其徒久而蟻之道恐汚三尺之墳此其墟嗚呼銘哉式後俎

滄螺集卷第三

第

藝文彙編

滄螺集卷第四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書三首

上盧御史書

謝蔡推官書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傳三首

陶先生小傳

玉筍生傳

徐臻大師傳

上盧御史書

御史閣下僕聞之求榮名以顯天下者好名之士趨之務修德而勵操行者實德之士歸之二者猶影之從形



響之應聲雖威力轉移其不能易其志也僕窮居隱約晝而讀書夜而忘寐思古公卿大夫與凡所以為士之去就從違而得其說閭下幸垂鑒焉昔者戰國有四公子齊曰孟嘗趙曰平原魏曰信陵楚曰春申此四君者天下皆稱其賢然知好名而不知好德故後世汙穢不潔之士掉鞅頽足想聞其風而良篤修激之士或恥言其事益信信信廉潔者士之船乘也舍忠信廉潔而欲求士無異棄舟楫釋車乘而期遠到也四公子自謂忠信廉潔不足以取人必沉舟破車而後有以得衝波絕塵之士故天下之賢如魯連虞卿皆蹈東海著書以泯其跡彼屠賈嗜利之夫鷄鳴狗盜之客得以竊跡於門

弟

藝風鈔書

而卒無益齊楚趙魏之滅亡也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而能行義吾不信也夫勤苦而執忠信恬貧而不貪行義而不污天下之至難也行之已無與於人然而三代之君皆以此取士而士必以此自勵何耶士非好勤苦而忘逸豫樂貧賤而惡富貴也非苟為義而迂濶其行也為夫志不勵則節不立行不潔則守不固義不勇則事不終古之君子恥斯三者甚於勤苦貧窮故能言不失身行不失已用則尊顯其君功蓋一世設則明並日月聖於無窮此士君子所以日夜甘心不恤恤乎貧賤也今之士君子何獨不然窮若立節者不聘於當世徇名卑行者不適鄉大夫之求上不信於下下不伸



於上爭持不不解相難而不發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昔  
之為國有求千里馬者而市其骨期年而千里之馬至  
者三夫馬猶有之也今之帶鉤以犛牛之角角不能行  
而充於道路重於金玉非好之至乎士患不好苟有好  
者豈慮無立節之士如馬角之至乎僕每服讀先朝名  
臣事業如踈齋翰林鉅儒元老未嘗不廢書感咽恨其  
生晚不得奔走以備使令然私念其盛德之後僞倖之  
績儻及見之不自意獲觀閣下光明雄傑之器清拔魁  
邁之材處機要之任執百有司之衡言足以達天子之  
聽聞權足以抗宰相之論議力足以顯微山發幽天下  
之士凡有實德者輟食投筯而迎之此其道德之光文

第

藝風鈔書

資  
章之著政事之施復始光前煒然足以銘金石播聲詩  
昭竹帛而士君子延頸攝屣咸願出門下也僕雖不足  
以當前立節之士然生長閭巷內無養親之施外乏聲  
勢之援其窮抑亦至矣家本儒素好論著文章不能與  
時浮沉蚤夜孜孜獨以不見閣下為恨今而後得其時  
矣貧無以為贄謹獻雋文一通伏唯閣下教之幸甚 某  
再拜

謝蔡推官書

竊聞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德者利器之所載也德譬之  
車才譬之物車大則所乘者博德大則所施者遠然人  
每失於顛沛覆折而不救者則以其所載者小也故士



非患其無利器也常患無實德以載之耳何則冀北馬天下之良馬也一日千里而詭變竊銜則人以為賤馬矣棠溪之金天下之精金也一日而三躍冶則人以為狂金矣士之無德何以异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蓋人之至願而不能得者才也今幸有以得之則父讚其子兄愛其弟君願為之臣士願為之友又其下者環視而伏之而才之可願極矣然而恃勢以誇人之不能威氣以掩人之不逮勇奪天下而人睨日以指之辨屈其士君子而人競口以擠之志窮天下之智力給天下之藝而人不以為賢則才之不幸復有過於此乎是故天下之所少非才也德

第

藝風鈔書

也古人徒以才而幸其事之立者其唯戰國之人乎戰國之人其心思而貪天下之士乘其思而脅之因其貪而餌之則雖徒步躡屬猶足以致位卿相及其末也雖殛身碎首不足以謝天下之人彼戰國之士猶然况非戰國之時乎方今海宇清明才俊效用大臣長人專臣寬厚敬樸鎮浮靜躁向之剝悍輕疾者莫不改心易慮痛自刮磨務為持循雅飭之行而驚世駭俗不規法度者靡所容於其間此尤不可以無德而進也明公拔跡於士庶之列非有貴勢以相先後崛起於華門圭竇之間非有貨財為聲名言非忠信不出其口行非仁義不履於身躬親儉約而不為矯激之行自處廉潔而不求



性

涉

能

絕特之稱明足以直天下之枉而不為訐剛足以銚天下銳而不見其強凡其所為皆以德而濟才不以才而廢德故它人守之而不足明公用之而有餘不亟不徐跬步清要堂之如揚鑿挾策於康莊之衢而追之者如負驚驥而涉九坂也且今之才能自試於州縣者寡矣而况能自拔於憲司進於憲司者千百人之一也又况能自致於執政之府方其自謂老而歸也公卿大臣於與挽而留之又將大用而不置也明公何以得此於天下乎天下之才蚊蠅其紛紛也終不效明公之尺寸者非其才之不足稱顧其氣先有以蓋天下而德不勝載也古人養其氣於無何之中蓄其德於不用之所逮夫

第

蘇風鈔書

用也發之以德而不為氣動持之以氣而不為事役濟之以寬維之以毅而不拘於近小是以成功之大澤流之長巍然煥然可望而不可及也明公其亦若此乎僕也生於閩巷長於一州幸賴先世餘業讀書為事歲不墜其家聲而明公之知特先於人辱出門下者今三年矣思唯自效以報明德勢孤力薄罔有攸濟然區區之私終不少貸以故不以辭之鄙陋而樂於進說伏唯明公教之亮之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月日孫某再拜贊書明府閣下竊以謂賢士大夫之出於人國譬若象犀珠玉之充富室象犀珠玉不產於通



都不列於市肆而用足於富室者好之至也嘗使國之好賢如富人之好貨則天下何患其無士蓋物不係於土之所生而係於人所好莫此之良馬越南之利劍天下孰不知其為材至於能用其良則燕趙是已善收其利則吳楚是也不然秦不畏莫越而畏燕趙吳楚者豈畏其國之多賢與徒銳器為之使也然則物猶足以強國又況士出於其間哉方今南方事役兵革未戢浙之西江之東士之流離播徙不出於蘇則出於松而已松固善郡也然所以能善其士者庸非良牧守之惠乎今使東西數州之人歸閩下未足多也以數州之士于于而來求閩下之依是必有故矣且難為者牧守難乎者

士論僕入閩下之境不旬日間識士大夫幾十六七其喋喋稱閩下者亦十六七可誦而傳日之尤大者四一曰鋤姦強二曰恤民隱三曰均賦役四曰急賢士其餘不能盡數僕以南北道里雖遠良牧守雖衆至其尊主庇民之術若閩下之倫多不一二數也何則是四者施於無事之日易見於多事之日難無事之日行之其功淺多事之日行之其功深苟舍是而以政言則危邦矣亂國矣奚可歸乎僕涉郡縣四五越水陸數百里捐墳墓挈妻子以來思望履業之光揚無前之偉績求數畝之田為老農夫出租稅以給公上私心甚勤愚不知其愚能否也閩下者輒與之曰輒進以禮筆墨以效驅馳



謂

夏夏

親賓客以觀政化上不乖養士之心下不負君子之教  
又使四方日聞士之歸閣下者輒與之曰輒進以禮布  
前者未施之政聞來者未濟之心若是則閣下之英聲  
茂實傳之耳目載之簡冊其有既乎詩曰豈弟君子遐  
不作人侯之語矣不宣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  
陶山再徙台之黃岩黃岩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官陶官  
諱泰和者宋皇祐裏溪都巡檢也復徙歙水是謂先生  
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煜  
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冲襟粹

弟

蘇風鈔書

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  
不窺出游浙東西師路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  
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  
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  
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  
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閻  
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浙東張士誠聞閻姑  
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  
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士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  
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  
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向風而子矯之若是先生嘆

淮



敢

葉城

及

曰奉檄而喜所以為親樣不逮養適增悲耳况今賢良  
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親乎  
藝圃一區果蔬著積度給賓祭已餘悉稚菊栽接溉壅  
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  
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  
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松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  
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郭一百卷輟  
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者  
不預焉

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老成邈矣得見典型  
者斯可矣憶念幼傳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  
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  
世無其人久矣不息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  
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為寶也使知為寶則先生  
心術之微雖無予言有不傳也耶

玉笥生傳

玉笥生者會稽山陰人也家玉笥山少力學有志既壯  
負才不羈薄遊四方慕魯連子為人不治產業誓不娶  
不歸鄉里故年逾四十而猶獨居親舊或稍勸為計生  
輒嬉笑舍去曰吾身未立天下事未已此大丈夫不以  
國不以家之秋也吾豈不知有舊田廬足以資衣食無  
乏而此拓落邪先是國家承平民無藏甲士不言兵生

第

藝風鈔書



去

始徒跣走京師謁貴人創議天下事衆駭其狂且謂曰  
生洛陽少年專務生事不合便拂衣還江南淮西揚塵  
聲勢日甚物情惶惑生首抗大議言論風采故動時相  
居數日不報入富春山混緇黃輩為方外遊日以詩酒  
自放里豪見而異之爭下榻設盛饌生弗之顧貧士或  
置鷄黍輒飯不辭間有識之曰子非張憲思廉邪君之  
齒長矣猶溷劍士俠家為也為具衣冠強令出山生默  
不答久之一旦升高望遠若有所覩遠謂所親曰吾至  
去汝輩亦慎勿居此呼避一里中三日而逃衆不之覺  
會寇狼狽猝入兵死五百餘家始悔不用生言生識見  
沉敏博學無不窺其間靜寡默在稠人中或被推墜無

弟

所較也及遇事酬酢論兵說劍天下一豪健辨士與縉  
紳輩為文章談王道從容禮法雖老儒先生避之  
論曰士貴善用己善用己者必善用人生之才氣雖予  
不知其有扶予閒扣底裡輸發腑臟百反不能竭噫澤  
中之蜥蜴不用則委蛇草莽閒用則致雨雹猶呼吸也  
生善用己亦若此歟

徐臻大師傳

徐臻大師者江陰官浦小龍寺之僧也其初淮人少勇  
敢任俠喜鬪手格十餘人至正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  
掠為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收之為賊所敗陷  
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

藝風鈔書



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實張氏僧也張氏被難臻值張氏  
欲報之乃偽為訪張庵僧以值賊情賊之子徐氏年幼  
出家為張庵僧會僧從賊家歸臻構之具得其實至夜  
聞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  
鑿竊入賊家牛欄中見守者皆醉卧臻連斫殺守者六  
人斷鎖負張氏從間道出張氏由此得免嗟乎世之所  
謂烈丈夫忠勇氣坐食廟堂出死力以衛國家者豈非  
平時尊貴人邪一旦緩急則俛首帖耳顧身而不顧家  
見利而不義義罷百姓之力竭天下之財僅為鬼蜮陰  
計之資而慕義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酬毫髮  
之恩者乃在於人倫之分比權量力不啻泰山鴻毛而

弟

其人安之其自視賢不肖何如也臻之心非怵於利非  
迫於無聊其慕用之誠蓋有於死於生之義也不然餓  
肉於餓虎俱糜於鋒刃之間功不足以立德死不足以  
成名不為天下笑者幾希吾故惜其志感其難書以為  
人臣僥倖不忠者勸

藝風鈔書



第

滄螺集卷第五

藝風鈔書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雜著三首

荅性難

說相

皆夢軒記

荅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上曰吾見夫子類有道者似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焉願因夫子以祛其惑東家子曰嘻吾觀子非漁者也姑語子之志焉漁者三揖而進曰自朱子之學明學者唯知誦說而已一言不敢有加也若荀子揚韓子之論性



第

滄螺集卷第五

藝風鈔書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雜著三首

荅性難

說相

皆夢軒記

荅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上曰吾見夫子類有道者似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焉願因夫子以祛其惑東家子曰嘻吾觀子非漁者也姑語子之志焉漁者三揖而進曰自朱子之學明學者唯知誦說而已一言不敢有加也若荀子揚韓子之論性



果孰是而孰非乎東家子俛而嘆曰子之及是也大矣然學者習於故而不考其故悅於言而不知其言徒以口耳之學為明不以身心之病為恥渙然無統雜然無緒雖不容是非之真試為子語其歸焉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曰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

弟

藝風鈔書

理者奪其是嗚呼破天下後世之的者孟子也起天下後世之爭者亦孟子也譬如玉天下孰不以為寶孟子乃謂寶之美無出乎玉於是辯者紛然而起指其疵摘其瑕以議之曰玉固美矣夫亦有不美者存是則寶失其實者豈非孟子美之過而反輕與向使孟子之言不白於後誰以三子之說為非孟子之說既白於後亦孰知三子之言雖過而未始無其當與何以明之堯舜與途人一孟子之言性是也堯舜與途人二三子之言性是也謂孟子之言性非世無堯舜矣謂三子之言性非世無桀跖矣於茲有人焉方其醒也言皆忠信行皆仁義謂非性善可乎比其醉也言非忠信行非仁義謂非



性惡可乎孟子言善理之明也荀子言惡氣之昏也孟子得其常荀子得其變荀子者雖不謂之有<sup>然</sup>然亦不謂之無見者矣今或一切善之謂凡惡者皆物之奪則又不唯無見謂之無知可也問之曰人皆可為堯舜其不為堯舜者無它是物欲使之然耳於乎天下之酒足以亂性豈不為酒困者皆金人之徒與殺人而奪之貨盜也豈不為盜者皆世之君子與人猶有欲也寒暑殺人天地果何欲以蔽之率天下而趨猖狂之域者必此之言矣漁者曰先儒皆謂氣有善惡子獨謂氣无不惡豈堯舜之質猶未善與東家子曰天下之理一一則純而不貳故謂之善天下之氣二二則雜而不純故謂之

第

藝風鈔書

惡堯舜豈能外二氣之稟哉但常人之稟不偏於剛則偏於柔不偏於柔則偏於柔剛過為剛惡柔過為柔惡正猶陽極為熱陰極為寒其毒至於殺人者得二氣之偏也惟聖人則不然陰陽合德粹然中和陽不過於剛陰不過於柔氣無專主德性常用此堯舜之稟異於常人而無偏惡之弊者得二氣之和也蓋善者一之至可以言理而不可以言氣和者二之平可以言氣而不可以言理亦猶五味相濟醜不見其醜醜不見其酸可以言和而不可以言善生質之粹可以言美而不可以言和是也漁者曰或謂初氣善終氣不善故草木初生無不可食安得謂氣無善乎東家子曰若是者以鳥喙食



少而不殺人為善也生而不毒非氣之善是氣之未完  
譬之赤子之心其氣柔弱未知所以為不善也曰然則  
氣質之性而又可以反之是亦足為善矣曰氣雖惡矣  
然强者主之弱者奴之氣強則動為主而情放氣弱則  
靜為主而性存汨於動者惡之本反於靜者善之機動  
皆氣也靜皆理也善反之靜奚為而不可哉漢者曰氣  
之惡既能害物則 害宜亦多矣今又不然何也曰氣  
化流行太過不及其數無算至賢不易至惡亦稀故堯  
舜不世生桀紂不世出且天之生物不能皆陽亦不能  
皆陰惟其不一是以不齊中人以上雖未極於中和然  
氣與理合則聖可學而至賢可學而能中人以下雖未

而  
第

義風鈔書

極於偏駁然氣與理乖則自暴自棄者雖不為惡為惡  
之心未嘗忘也是則性其情而不易者上智之明情其  
性而不變者下愚之昏不猶水乎湛然不波者止水也  
其上智之明乎躍然沸騰者湍水也其下愚之昏乎止  
水之性靜故應物而不逐於物湍水之性動故撓物而  
不循於物靜勝則氣清而性之用行動勝則氣濁而情  
之用熾故孟子四端曰心曰才而不曰情苟情出於性  
則是性而非情矣此非孟子開性善之端所以明餘者  
之不善與漢者曰性果靜而情果動非性為體而情為  
用乎曰非也性非待情而用情用則性滅矣蓋應物者  
心性之動也逐物者情性之鑿也謂之心者萌於性之



正好惡之公是謂之情者感於氣之邪好惡之私是也  
漁者曰心統性情而子以為性之動何耶曰心者性之  
萌情之根而神明之主動靜之樞也以器而言心所以  
統性情也以道而言性而後有心心而後有情性者心  
之靜情者心之動也應物而動不役於私性之發也故  
謂之心心既發矣牽於物欲而氣為之主性之汨也故  
謂之情漁者曰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是情亦  
善也子何以必其為不善歟曰夫既曰可以為善則亦  
原於不善而已猶指其小人曰是亦可以為君子則其  
初非君子明矣漁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既  
以質言則人之不善果非氣質之罪矣曰非是之謂也

第

龍溪風鈔書

本

才質之質孟子皆以體質言非才之罪者謂非本體之  
不善耳又曰不能盡其才亦謂不能盡其性之體也又  
曰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不可以情之  
不善遂信其性之無善如水之就下不可謂激之過顯  
遂以水之性非下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其聖人之性  
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聖人之心乎聖人  
之心無一息不靜故天地之性無一息不存常人之心  
無一息不動故氣質之性無一物不亂顏子不遷怒和  
也不違仁中也其靜而反於性之正乎周子定之以中  
正仁義和也主靜以立人極中也其靜而其性之本乎  
漁者曰子之言高矣美矣夫亦有所受歟曰嘻遠矣作

息



始受之先子靜安君先子受之大夫明父君大夫受之先公澄川先生而又質之先師晉之耿先生其言悉合而無異也漁者唯唯而退

說相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替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為良馬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

第

藝風鈔書

常常者人之所不見也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難鬼神有不能知常知其勉強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畧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裝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機於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於其不可禦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水漚而為淵激而為湍束而為峽流而為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予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



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所得輒送酒家嘗為學官不久即棄去

皆夢軒記

為陳汝嘉作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耶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烏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為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

第

蘇風抄書

於棼則不貴豈以蟻夢則夢胥夢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為胥一為螻子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為樂螻為不樂乎曰悉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樂夢悅螻夢憂悅為火炎憂為寒冰寒熱戰於內冰炭膠其胃縣之不解不既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致而



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燧燈燭者忘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鳥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相相之非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為吾吾之為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為皆夢軒記

滄螺集卷第五

弟

滄螺集卷第六

漢書風鈔書

雜著十首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坐石銘

洗心泉銘

孟氏先印銘

伯夷叔齊贊

陶淵明贊

李令伯贊

李太白贊

石菖蒲贊

小像自贊

書甘澧傳後

坐石銘

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惑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

右

右



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燧燈燭者忘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鳥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相相之非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為吾吾之為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為皆夢軒記

滄螺集卷第五

弟

滄螺集卷第六

漢書風鈔書

雜著十首

國子司業江陰孫大雅

坐石銘

洗心泉銘

孟氏先印銘

伯夷叔齊贊

陶淵明贊

李令伯贊

李太白贊

石菖蒲贊

小像自贊

書甘澧傳後

坐石銘

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惑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

右

右



母賤彼以貴我母重物而輕身母徇俗以移其守母矯  
偽以喪其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  
過人極高明以遊聖賢之域全淳德而為太上之民

洗心泉銘 并序

華亭地山慧日院東鳳凰山之西南友人夏士良築別  
業其地壑辟除治得泉穴舍後汪洋甘潔不竭不盈因  
即其坎為池名洗心泉曰吾將以是著易徵予銘銘曰  
鳳之脇地之跗浚靈源發玄腴相有德噫何居沫陶泓  
濡禍徒招義昌啓縈國淬鐵撻績章馭滌遐覽泣墨朱  
滋吾德神吾書匪茲泉乎

孟氏先印銘 并序

第

蘇州風抄書

太師信安孟郡王忠厚宋昭慈聖獻太后之兄也王之  
孫四其主管建康府量料院事諱某者今季成之曾大  
父也故第在今姑蘇府橋之北偏其橋至今猶以府得  
名府廢於至正丙子之亂季成以庚子四月遇軍士售  
銅印於市視其文印太師郡王料院印也詢其所自云  
出於頽垣廢址問季成得而寶之求詩文以紀其異銘  
曰印亡六國篆出秦斯廢興相尋一何累累玉質金相  
起伏千祀疇王之門世有孫子今聞令望唯此信安天  
隲舊物赫於頽垣相彼後昆繩此祖武墨艾銀黃寶獲  
我所昔晦今明匪後而先信安在上昭慈在天

伯夷叔齊贊 并序



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為匹夫好名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為伯夷易為叔齊難夷之為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己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為真異氣而同心者歟故為贊以明之贊曰人之大倫君臣父子篤於君親友於兄弟棄家如遺棄國如屣併棄其身如蛻泥滓人懷百金揆義而使猶有諾否背義去矣如何先生各執其志不約而同如合左

弟

蘇東坡詩書

契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陶淵明贊

晉室之遺荊州之裔恥事義照靈死粟里公田之耘三徑之資安能鬱鬱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求帶見彼五斗粟謂我春戀秋風吹衣秋露沾裾卿用卿法吾愛吾廬

李令伯贊

少違父母長全其身皇天后地實所共聞扈門無重期功無親飲食湯藥祖母唯臣祖孫二人視猶母子緩則俱生急則俱死事君報劉有臣如此臨表之情宜映青史



李太白贊

玄元奕葉聖神孫邈然跨海超無垠錦袍淋漓舞鬱輪  
軌據斯文遺世紛吳娥招搖迎帝閭訴以九河道崑崙  
飛魚挾輶湘女嬃回光下照扶桑暎洞庭鈞天弭節聞  
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足論大兒汾陽誰與倫  
知章織公尚幾塵口衡氣機與地采石之水青山雲魘  
魅夜嘯牲醴墳吁嗟夫人此栖神文或不死非其存

石菖蒲贊

并序

東坡贊石菖蒲贊言其久而不知其勁余觀菖蒲之葉  
自本至末中深如溝傍岸如髮圭角廉厲不可撫捫蓋  
自根節之堅有以發之故畫者以是爭能求別於草凡

批  
稜

歇

第

菖蒲風鈔書

蒲皆不畏水一種生下濕葉大有劍脊即昌陽一種生  
澗沼名昌馭所謂溪毛可羞於王公疑即此歟草木非  
土不生而此獨用水活蕭然巖石之上愈久愈青有道  
之士嗜其侶之贊曰  
石聞其根瓦齧其節苦而瘠不遷其貞鬱而蒼不昧其  
潔不汶汶於風塵不矯矯於霜雪豈其與道逍遙故能  
堅齒髮而壽歲月也耶

小像自贊

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困而至於數奇而心  
亨如而槐列林之責長不踰於中人志可以奪三軍之  
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自反而無媿



書甘澧傳後

僕不善澧每以狂生日之既坐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然無歡然後知澧之不易忽也又時時見人誦澧功德不衰因詢其與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為傳大抵士大夫立身行己皆然方其心存目識正使周孔復生何異於人人至於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慕威德是知古今之士以隱為樂以仕為悲者意有在也

鄉貢進士都穆校

記滄螺集後

鄉先生孫公天雅在洪武初以文名一世於時學士金

弟

義風鈔書

華宋公於文最少許可雅重公特為作傳鄭重委曲考其文可見已章憲生後公百年時從人得片言隻語猶能想見風采以不能徧覩公平生論述為慊求之且廿年矣乃得公所為文曰滄螺集於都君玄敬又得公詩於黃君應龍各丐以歸如得重貨以示中表弟徐直夫而謀梓之未果也歲乙卯九月玄敬直夫同領鄉薦歸自南都乃重言焉直夫於是捐金僦工而玄敬手為板勘始得竣事凡為詩若文七十六首共六卷二君以章憲求之之勤得之之幸也謂宜有言然不敢以猥淺累公姑記其詮次顯晦大較如此昔曾子固記歐公醒心亭自謂得托名文辭之次為喜且幸公則無媿殿公矣



章憲于子固無能為役而乃掛名公文顧不尤喜且幸歟

弘治丙辰三月廿日邑後生薛章憲謹記

補遺

北郭集後序

北郭集者故中表許君如心之詩也如心少余一歲自幼同研席即有能詩聲乙未兵余去土井竄山谷族泊三吳間奔走飢寒不以時合合亦不久棄故如心之詩遂不多見且不知其用力專為業精一至如此洪武辛酉春作始乞骸東歸掃先人墓退謁親舊則如心之沒蓋八年矣而其詩已刻於江山縣之簿齋至是長子賁

乘

第

鏡風鈔書

出以示余俾序其後嗚呼余尚忍忘友之死而序其末邪以吾之摧憊荒朽猶未即死烏有清純粹美之質疏通開敏之才溫恭愷悌之德如如心者僅發於詩而止於斯耶將非造是物者其好惡與人異邪吾於是集抑有以見造物之奇於前者所以豐其後予於天者所以棄於人矣昔李太白杜少陵死其詩累千百年無能及者然計其生茲時懸落飢寒困踣孰與身後之多乎向使如心縮五兩之絲懷半通之銅富貴食肉焜耀一時縱有詩必不能如是之多多亦不能如是之工也然則士務功名而不汲汲於富貴者有也夫如心少有志卓然能自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為

崎



人以終其身年有五十二歲家北郭故號北郭生云江陰孫作次知序

太古軒記

老氏以剖斗斲衡絕聖去智為太上之治於後曹參相齊文帝治天下河上益公咸以為言而明效大驗卒不過刑措而已吾鄉自丙申兵田廬不守曠十餘年民始歸焉其至也蓬蒿滿野鹿豕羣居鷄鳴犬吠民不相識耕田墾井人無爭心許君如心自吳來歸歎其無懷葛天不是過也乃即居樂之軒扁曰太古而求余文余笑曰自古結繩之治少隆古之世稀以康衢擊壤猶不得為標枝野鹿之民何上益公且不能復太上貴德之治

第

疏風鈔書

况其今乎君曰不然夫爭名者必之朝吾慕韓伯休之貴知我稀爭利者必之市吾慕宋清之廉於取人以是二者為太古之民可乎余曰未也然則吾室左圖右書暇則與聖賢相對汗樽杯飲醉則與華胥同適又有琴為撫而弄之為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皞皞焉吾不知誰之子也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民歟余曰幾矣而未大也君乃捉襟起而謝曰鄙人實固不足以知此吾子其發鑰焉余仰而嘆曰噫太古之不足返者時也其未忘者勢也子亦如上焉為乾下焉為坤乎高者為陵下平者為俗乎乾坤毀而上下易陵谷變而高深猶太古之陵谷三網不弛則人民猶太古之之網而子



以為古也今也何視世之不廣與雖然自去鄉時來贏糧而歸人已十九遺棄滯穗田野縱橫稿項黃穢舍哺鼓腹而余行傭拾拾弗獲歸養者十有七年是則俗有瀉澆之殊世有古今之异亦已明矣孰謂太古非歟如心世軒岐之學遊心物初據批富貴而首邱之思乃心之悲則又余之素也故不辭而之之記焉過人孫作撰

錢譜序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所得輟衣食求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頰作以先君雖好莫此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必思有以戲嘗成曰設有水夫他物棄之可也惟書畫古錢

決不可遺後先君沒三年壬辰盜警作以所藏竊負而逃獲免於難又四年兵起復以所藏載之吳於是書畫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不廢先君之命而松江姚君元澤亦出古錢十二方以觀焉據彼考以此自誥無古今前後義例相蒙辟如干將莫耶神物自余合與元澤相視咨嗟元澤且徵言言余以謂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不失為君子若小人則益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壘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而取吾一壘有諸笑者不能答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為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



其為君子矣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戊申江陰孫作大  
雅序